



马远良

Ma Yuanliang

**马远良** 水声工程专家。1938年7月15日出生,四川省隆昌人。1961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。西北工业大学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先后主持四种型号航空声呐研制,已发挥重大效益。在声呐、水中兵器、信号处理领域主持完成30多项应用基础和高新技术课题。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,全国科学大会奖和省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、二等奖共10项。获发明专利多项。出版专著1部,发表论文200多篇。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### 回忆我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

[从贪玩到喜欢学习] 我进入初小的时候只有4岁,初小的四年光阴是在一个农村小学度过的。学校坐落在小河旁边的高坡上,两间小小的教室正对着河上的小桥,并被巨大的榕树遮盖着。在我的记忆中,那几年就是认字和玩耍。和现在的小学生相比既轻松又简单,懂得的事情固然不多,但好像并没影响到我的智力发展,更没有影响到当院士。

我在8岁时进入四川省隆昌县龙市镇小学读高小。初到镇上,发现好玩的事更多,一下子玩疯了。一个学期下来,补考。父亲发现情况不妙,说了些羞辱的话,命令重读了一个学期(那时每半年招生),并且在暑期补修了数学和

古文。有了这次挫折,心里不服气,便开始暗自用功,结果发现学功课其实也很好玩。高小毕业时竟然有了好成绩,从此一路顺风,进入成绩最好的同学之列。看来在年幼自制力较差的时候,适当的管束还是有必要的。

[在那激情澎湃的时代] 我在1949年夏天小学毕业时无学可上。那时在四川隆昌的乡间小路上,常有国民党胡宗南的败兵向南撤退。临近过年时家乡解放了,但随即发生土匪作乱。直到1950年秋,社会秩序基本安定,我才有机会考入隆昌中学。入学后积极参加各种宣传活动,加之学习成绩突出,很快受到老师们的注意。1951年学校成立少年儿童队(少先队的前身),五一节前后我被指定接任大队长。少年儿童队的活动十分丰富多彩,上街宣传抗美援朝,给志愿军写慰问信,与志愿军回国代表团联欢,听战斗英雄做报告,慰问军烈属等等。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,我在其中获得了初步的社会工作锻炼,受到了很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。1952年秋,在我年满14岁的时候,顺利地转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(共青团的前身)。回忆那个年代,我们青少年接受的是革命理想和集体主义的教育。我们要记住,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,它的颜色是先烈的鲜血所染成;我们要做到“五爱”,就是“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学习、爱劳动、爱护公共财物”。这些深刻的教育,是通过丰富的日常活动来演绎的,它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,影响着其后的奋斗人生。我感激那些令我终生难忘的老师们,是他们教育我树立起为理想奋斗的精神。如果没有这种精神,我的这一生很可能一事无成。

[快快乐乐地学好功课] 1953年升入高中时,国家正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。团中央号召我们努力学习,向科学进军。还要求我们要德智体全面发展,准备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隆昌中学的师资条件很好,我们从初一开始有条件一直学英语,这对我日后的专业学习和出国进修都发挥了作用(我于1981

年去英国进修,出国前连一天的外语培训也没有参加成)。我们中学的语文、历史、地理和数理化老师都很棒,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被抽调到大学任教。高中三年,是如饥似渴努力学习的三年。书上所有的习题,不管是必做题还是选做题,我全部做过了。住校学习的生活充满快乐。傍晚时一伙人沿着金鹅溪漫步吟唱、星期天从早到晚打球,还有下乡抗旱,全班下田摸鱼拿到同学家聚餐等等。我情不自禁地对学习成绩产生了很高的期望。不为别的,就为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胜心。我最好的学期成绩是,八门课程平均97分多。为此哪一门都要学好,不能偏废。现在想来,中学没有偏科、兴趣广泛,受到了不同的思维和学习方法的训练,这对我后来的学业是很有帮助的。

[保送学习特种专业] 1956年夏天,学校通知我被保送报考西北工学院,学习“特种专业”。我本来一心想考北大学物理,但还是愉快地服从祖国召唤,把西工特种专业作为第一志愿。初到学校时,看到古都咸阳比较破旧,对周边的自然环境也有些失望。但在见到老师之后,听了老师们对“特种专业”之一“鱼雷设计”专业的介绍,便为有机会成为未来第一批科班的鱼雷工程师而顿感兴奋。和我一起来自隆昌中学的还有老大哥黄亨文同学,他每个周末都领着我到咸阳车站附近散步,买一点当地农民藤筐里的小食品共享,让我顺利度过了那一段适应期。一年级期末考试时,我的眼睛突然红肿,不能看书。和我共用一张书桌的王守忠同学,看到这种情况,决定在晚饭后带我到北区农民地里吃西瓜,一来消消火,二来帮助我回忆课程内容,迎接第二天的数学考试。我和同学们的深厚友谊,就是在这样的相互关心产生的。我们学校的基础课教学很棒。当时学校的正教授不多,他们都亲自上课,讲课时各自保持着特殊的风格。王焕初教授的数学课字字珠玑、板书十分漂亮;丁思纯教授的物理课别具风采,讲

授充满探索性、启发性,还不时引述科学发展史的瑰丽篇章。回想这些,深感老师们对于我的科学思维的形成,影响是很大的。

[到哈军工插班改学新专业] 1958年7月的一天,系党总支的奥纪陆书记通知我和另外7名同学,到哈军工去学新专业。我们到哈军工四期56-362班插班学习,直到1961年初作为西工大的“预备教师”回校参加教学工作。在哈军工期间,正值国家三年困难,我们受到班上同学、老师和学校领导的多方关怀与照顾,不但学业进步很快,而且得到了许多在地方院校难以获得的教育与锻炼。宁显宗同学和我在纪念哈军工校庆50周年时写过一篇短文,回忆贺龙元帅来到我们教室、与军工老师和同学间的友谊,以及首次参加科研工作完成国庆十周年献礼项目等许多难忘的经历。本人日后在水声工程领域有一点小小的建树,既得益于西工大的基础课和力学机械类专业基础课教育,又得益于哈军工的电子类专业基础课和水声工程专业课教育。令我终生难忘的是,去到哈军工后不久天气转冷,我们还没有棉衣,带队的陈次功教授深感不安。恰逢寿松涛校长到哈尔滨开会,经陈教授汇报,使我们的困难得到圆满解决。寿校长有一席语重心长的讲话,要求我们一心一意搞好学习。他说,当学生对外界的事最好傻一点,把全部精力用到学习上,下决心钻进去,做到废寝忘食,甚至吃饭、上厕所都丢不开,那就好了,将来有可能做出大成绩。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上。当我有了几十年切身经历之后,更加体会到校长用通俗语言道出了从事科学研究,必须全力以赴才能有所成就的道理。

[小鬼当家] 1961年初回校以后,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教学工作。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全国统编专业教材的编写,由北京科教出版社出版。这是我参加工作后所做的第一件事,次年得到国防科工委的奖励。直到30多年之后,当我得知北京大学水声专业当年曾使用

这本署名“渭闻”的书，着实吃了一惊。幸好他们不知道，这本书出自一个同龄娃娃之手。因为办新专业，我们是“小鬼当家”。我的教学任务很重，学生最多的时候有五个班。我羡慕飞机系同期毕业的同学，他们有机会上研究生，我却不能。不过回想起来，这段时间并没有因工作繁重而“吃亏”。为搞好教学，阅读了大量的专业文献，且绝大部分是用英文或俄文写成；推导了许多公式，提高了运用数学的能力；到专业工厂劳动锻炼，主动协助工厂完成一项科研课题。既然是“小鬼当家”，就被迫努力自学，走的是“战斗中成长”的道路。1963年，校领导提出在全校选拔一批青年教师，进行“重点培养”，这在西工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大手笔。本人有幸入选。记得寿校长召集我们谈话，他说学校决定对你们进行重点培养，将在各方面为你们成

长创造更好的条件，可是你们要知道学校对你们的期望很高，你们的担子很重……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值得学校重点培养的。我当时觉得有点脸红，因为到场的人员中，最像阿猫阿狗的就是我，不但年龄最小，资历也最低。在其后的几年中，我得到许多重点培养的机会。校长的嘱托犹言在耳，感觉很沉重，不敢有所懈怠。

[踏上工程科技的征程] 1965年春，在我接近27岁的时候，国防科技发展十二年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下来了。国家把发展航空声呐的研究任务下达到西工大。学校和第七研究院合作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航空声呐的研究室，本人被任命为主管技术工作的副主任，担任352项目的总设计师。从此，我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，踏上了毕生为之奋斗的征程。